

超人气网络小说 原名《十年》

一场混乱的狂欢来自光年之外……

青春疼痛小说 II

# 光年

暗夜流光◎著

做回自己，做回本来。做回清醒，做回去爱。  
其定律更简单，其过程更混乱。  
这样的青春最不容易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光年  
quannian

青春疼痛小说II 暗夜流光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光年/暗夜流光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8.2

(青春疼痛小说Ⅱ)

ISBN 978 - 7 - 5317 - 2275 - 5

I. 光... II. 暗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0879 号

**青春疼痛小说Ⅱ·光年**

---

作 者 / 暗夜流光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 王佳欢

封面设计 / 嫁衣工舍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4 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邮箱 / [bfwy@bfwy.com](mailto:bfwy@bfwy.com)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/ 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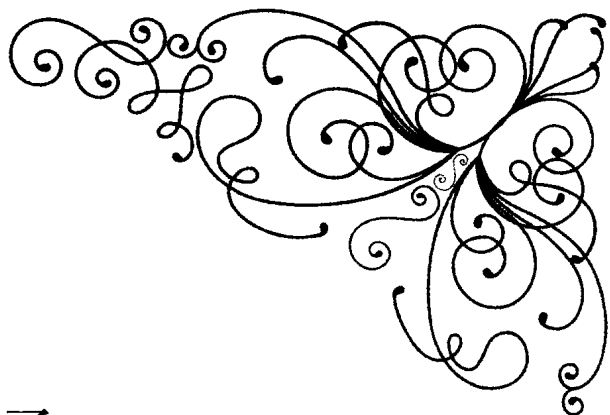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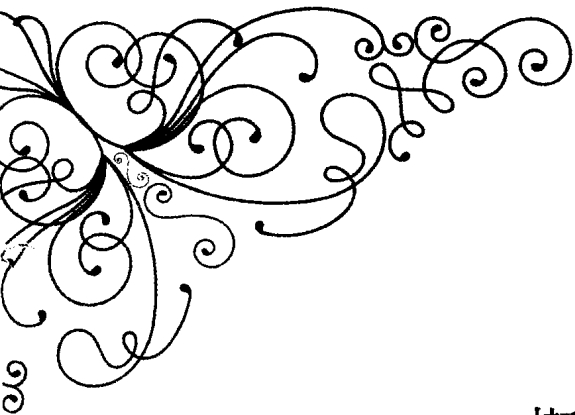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/ 150 千

版 次 / 200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总定价 / 119.0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317 - 2275 - 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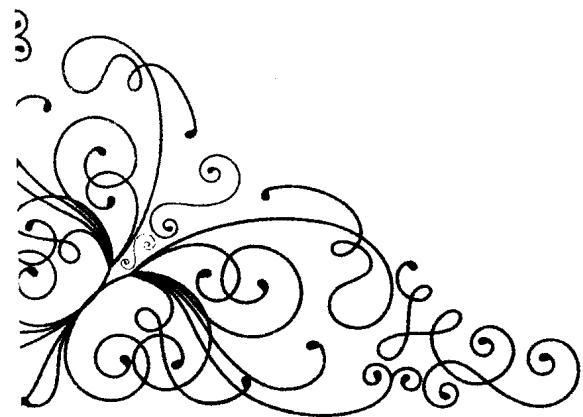


## 楔子

十年，一共是三千六百天，数起来很长；过起来很短。

这十年里，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“我喜欢你”，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个晴朗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玻璃照亮了我们身下的那张床，我的笑容在满室金黄的光线中变得柔软而灿烂。

直到现在，它仍然是我这十年中最快乐的一天。



# 目录



第一章 / 1

第二章 / 23

第三章 / 47

第四章 / 71

第五章 / 91

第六章 / 113

第七章 / 135

第八章 / 155

第九章 / 177

第十章 / 201

外篇 记忆之森 / 2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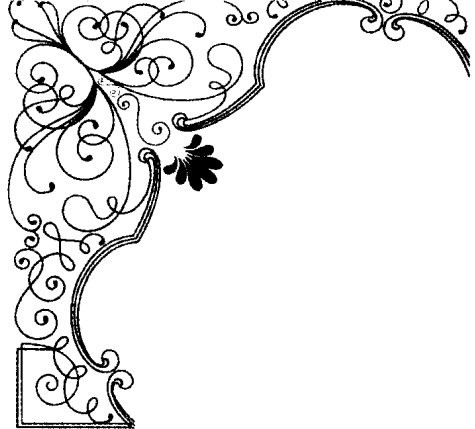


光年  
guangnian



# Chapter 1

第一章



“你叫高郁？是那个忧郁的郁？”


“不，郁郁苍苍的郁。”

十年前的我，刚读高中一年级，在班里见到的第一个熟面孔就是赵平川，曾经的小学同学。由于其他的新同学我都不认识，所以跟他迅速得亲近起来。

他身边有一群初中时代的朋友，关系最好的那个据说叫李唯森，名字听起来很文艺，但开学的时候姗姗来迟，直到上了一星期的课才被我们见到真面目。

见到李唯森的第一眼，我就感到说不出的讨厌，他长相还算端





正,但眼神游移不定,初见面就很唐突地跟我开玩笑,更别说下面又谈论起我的长相如何如何。我直觉的不喜欢他,看在他是小川的朋友才没有计较,可心里已经把他直接挂进黑名单,回他的话也带着一点火药味。后来,虽然我们这群人经常在一起玩,但我一直都不怎么理睬他。

要说忧郁,小川这个人倒有些“多愁善感”,朋友一大堆还经常颇为夸张地伤春悲秋,我却只觉得他那一套挺搞笑的。他的一点点做作、一点点狡猾,特别容易得到女孩们的青睐,据说他的恋爱史从十三岁就开始了。

当然,该打架的时候他也绝不退缩,我们这个群体中无论任何人的麻烦都是共同解决,单挑群殴一概无所谓。

那个躁动的年纪里,大家的精力和脾气都旺到过剩,加上长相也都算中等偏上,除了成绩一塌糊涂之外,可算春风得意、所向披靡,不管是在情场还是战场。

最心照不宣的一件事,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正在交往的女生,太过分的举动还不敢做,搂搂抱抱少不了,男生们聚在一起讨论心得或者偷偷看三级片更是平常。

我们的嘴都很脏,特别是这种时候,彼此间的玩笑也是百无禁忌、天昏地暗,最能说的是我、小川和李唯森三个人。

不过,小川无论说什么我都觉得志同道合;而只要李唯森开口,我就



立刻闭上嘴,他那副口沫横飞的样子让人恶心,绝对是胡乱吹嘘,什么已经三垒了、那个女孩的胸有多大、腰有多细、皮肤有多白……

他应该也察觉到了我的态度,终于有一天,他和我都不想再维持表面的和平。跟我看了一场电影的女孩正在被他追,他把我拉到教室外面要跟我打架。小川劝解他几句以后,他就停了手骂我神经病,说我一直在刻意针对他挑衅。虽然我可以对天发誓,之前并不知道他在追那个女孩,但当时我跳起来骂他:“老子就是针对你,你能怎样?是她主动约我的,要不然我还看不上她呢!”

这句话一出口,他就把小川推到一边,对着我猛扑上来,经过好一番恶战,我们都受了小伤,连劝架的几个人也免不了误中拳头。接下来,他衣服上的拉链还是铜扣什么的在我脸上刮了好长一道血口,趁我正疼得厉害又把我整个压住爆扁,最后的结果不用说——他赢了,而我简直惨不忍睹。当他心满意足走开的时候,还不忘留下一句狠话:“想赢我,你这辈子都别想!”

闻风而来的老师逼问我怎么回事,我依照着男生之间“江湖事江湖了”的规矩说是撞的,这种话当然不可能骗过老师,但他们没有亲眼看到全程,最终还是无计可施。

我拒绝了小川的搀扶,直接请假回家,躺在床上越想越气,他妈的李唯森,凭卑鄙的武器打赢我算什么英雄!

正在心里诅咒他的祖宗十八代,老爸就下班回家了,在客厅磨蹭好一会才进了我的房间。

看见我的一身狼狈,他居然破天荒的没有训斥我,可表情是前所未有的古怪——茫然、呆滞,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神采,坐在我房里好半天不说话。

直到我战战兢兢地碰了他一下,他才回过神,接着告诉了我一件意想不到的事:“你妈妈……她走了。”

我当时完全没有反应过来,顺口接了一句:“走到哪去了?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她说,她再也不回来,再也不回这个家了……她什么都带走了,衣服、证件、化妆品……只留了一封信……可昨天还好好的呀……”

喃喃自语的老爸让我没来由的害怕,更别说心中的震惊,我没有接着听,就冲到他们房间里拉开衣柜,果然……老妈的衣服都不见了,床头柜上的瓶瓶罐罐也消失得十分彻底。

事实很明显,我那个漂亮的老妈不要我们了,而且一点先兆都没有。不,也许昨天她给我买的名牌运动鞋就是唯一的征兆,真是干净啊,用那么一双鞋来了结我。

我不恨她,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,我只是很平静地明白了一个道理:这个世界竟然这么善变、这么无常,没有任何东西稳定不变,即使是最



有条件造成那个假象的、生我养我的家。

此后我连着请了三天的假，在家里不停地睡觉，如果身上的伤口把我疼醒了，就起来随便看本什么书，有电话打进来一概不接。

这三天里，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，但除了喝水我没有吃任何东西，因为老爸根本没有做饭。

他每天都好好地去上班，可下班回来就发呆，面对他的脸比挨饿更难过，是几乎要窒息的那种，所以第四天的早晨，我洗了个澡，换了套干净衣服，然后直接从家里的抽屉里拿了钱去学校。

到了学校，小川焦急地追问我这几天去哪了，电话打过去家里总没人，我淡淡地说“哪都没去”，接着就拉他陪我吃早餐。

那天我的胃口非常好，食量比平常多上两倍，把小川多余的啰嗦都堵回去了，“天啊，你几天没吃东西了？”

“三天。”

“什么！那你吃药了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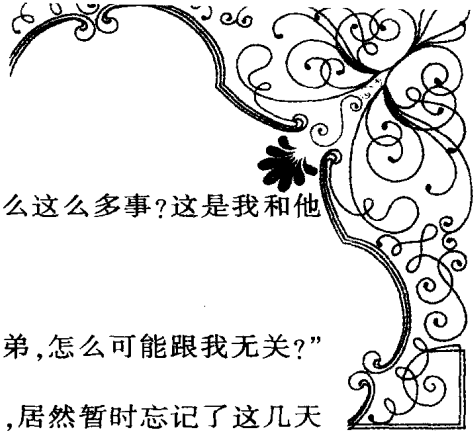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必要，我没什么事，就是想睡觉。”

“那个……唯森他……”

“是好兄弟就别提这个人，我还想多吃点呢，别帮着我减肥。”

“不是，他答应跟你道歉，他那天确实太过分了……”

“用不着！道歉？我不稀罕！”



我怒吼着把没吃完的包子扔了出去：“你怎么这么多事？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！”

小川满面委屈地辩解：“可你们都是我的兄弟，怎么可能跟我无关？”

他脸上那副活灵活现的可怜状让我消了气，居然暂时忘记了这几天所有的霉运，失声笑了出来：“你干什么呢？戏演得太差了吧？”

“我可是说真的，你饶了他不行吗？”

“我饶他？哼，是他饶我吧？”我的声音低了下来，只剩下一点怨气，“别人还不知道他多厉害呢，其实不过是凭那种东西！”

“呵呵，他也伤得不轻，你们俩谁都没输，谁也没赢，呵呵……”

陪着干笑的小川又把我逗笑了：“你他妈笑什么啊！这么难看，简直假得要命！好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给个正常点的表情！”

“真的？太好了，我最爱你了！来，亲一个！”

眉飞色舞的小川把嘴凑到我的眼前，我皱眉狠狠推开了他，可脸上还是忍不住笑：“你恶不恶心？别闹了！”

“哎呀，我好伤心啊！我是认真的！”小川大叫的声音引得许多人侧目，我红着脸给了他一拳：“乱叫什么啊？别人以为我们是变态！”

“变态就变态，有种他们也变态啊！哈哈！”小川坦荡的笑容抹去了我心里那份不自在，是啊，开开玩笑有什么大不了的？

那时的我，根本无法想象同性之间有什么真正的暧昧，那个遥远的



异世界如同外星球,连个清楚的概念都没有,只是在偷偷看过的几本古典艳情小说上得到过零星模糊的印象,充其量不过是对某种变态行为的一点认知。

可仅仅在不久之后,我意识到一个晴天霹雳的事实:我,高郁,一生都将与那个耻辱又罪恶的词汇有关。

回到学校生活的我,没对任何人说过家里发生的事,就算是小川。

我不想看见或听到甚至是猜想别人一脸同情的样子,我要活得跟以前没有差别。

我对李唯森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反感,原因有两个:一是不能再让小川为难;二是那天在教室里看见他的时候,两张瘀青未褪的脸一对上,就同时笑了起来,很有点“一笑泯恩仇”的味道。仔细想想,他也没什么地方对不起我,更加上他非常主动地道了歉,给足我面子,还有什么理由小家子气呢?

当天放学回家的路上,我买了一大堆面包、零食和果酱,进门后顺手扔了一些给正在发呆的老爸,之后什么也没说,直接洗澡上了自己的床,花了很长时间吃光那些难吃的东西。

第二天起来,客厅的茶几上少了一些吃的,多了一张纸条:“放学了早点回来,我做好饭等你。”



于是,在老妈离家出走的第五天,我和老爸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,只是我们都从不向对方提起这件事,它成了我们这一大一小两个男人之间共同的秘密,一个迅速陈旧的疮疤。

学校生活里的我,跟朋友们相处得越来越好,包括李唯森。

慢慢相处下来,我觉得他不再讨厌,不过是轻浮了点、嚣张了点,有事没事喜欢逗女生,其实小川也有这个毛病,何况我比他们也好不了多少。去除了直觉的谬误,我们三个终于名副其实成为最好的朋友,每天形影不离。

要说家里的那件事给我带来的唯一变化,可能就是对女孩子突然有了一点畏惧,我永远都不知道她们心里在想什么,而她们的言语神态都不被我相信,跟她们相处变得非常累,以至于我很快对她们干净的面孔和柔软的语调都失去了往日的热情。

所以,我对正在交往的那个女孩说出了类似于绝交的话,在她愤怒的眼光下我无法解释,只能说“腻”。这个“腻”字换来了一记结实的耳光,我十分庆幸她没有哭,否则我真不知该怎么办。

所谓的初恋,就这么简单收场,我没有任何遗憾或难过的感觉。要么,我并未真的喜欢过她;要么我天生就是个绝情的人,除了对自己的朋友。

男孩们之间的友谊是说不清的,有时候仅仅为了替对方保住一份尊



严,就可以付出性命。这些,也是女孩们永远都不能真正明白的事吧。

尽管我对他们隐藏了属于自己的秘密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亲密。我们这十来个人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小团体,甚至引起了学校教导处的怀疑,每有风吹草动,就对我们各自循循善诱:“你还小,千万别走错路,跟什么社会帮派拉上关系……”

对于这种局面,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好,反而都有点自豪,这证明我们具有“实力”。真的是太年轻了,我们享受被他人重视的虚荣,不管这种重视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理由。


我们对于老师的蔑视也是完全无理的,恶整戏弄他们成为最快乐的游戏,直到日后我们之中有人执起了教鞭,才感叹起当年的幼稚,并为今日的学生比往日的我们更难缠而头痛不已。

当然,那时的我们对自己的作为没有一点惭愧,我、小川和李唯森基本不怎么上晚间的自习课。旷得多了,连老师也懒得管,干脆放任自流,只等我们把高中混完,他们的责任也算到了头。

促成我孤独命运的瞬间,就在一个“常规”旷掉晚自习的夜晚。那晚的李唯森跟平常不大一样,他喝了很多啤酒,抽了很多烟,却一直没说什么话。我用眼神暗示小川:怎么回事?小川便拉我出去上厕所,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地方,我得知了李唯森的秘密。

他一直都暗恋着一个女孩,两年前就开始了,从来没有向对方告白





过，却暗地里准备了不少礼物，只是一件都没送出去。而今天他终于说了，得到的答案是“否”，晚上他要守在那个女孩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悄悄看着她走。

“然后呢？”我表情呆呆地问小川，心里还是不怎么相信——李唯森，那么轻浮的一个人，会对哪个女孩认真？

小川用跟外表很不相称的成人语调叹了口气：“然后？没有然后了，他说他有自尊的，不会去纠缠，就这么结束了反而是件好事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心里感觉怪怪的，那家伙太早熟了吧？十三岁就对感情认真？那么平时的那副样子都是假的？亏他那次还为了一个女孩跟我翻脸。而我，也有藏在心底的秘密，我也在伪装，我也故作平淡地告别了曾经很重要的人。这个瞬间，我突然觉得他跟我如此相似：我们，是同一类人。

好几年以后，我才发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，可是，已经迟了，延续太久的错觉不可能一笔抹去，再轻轻松松将我的人生从头来过。

回到刚刚一起喝酒的路边摊，却没有看见李唯森，我们连忙出去找。亮着路灯的街对面，他静静坐在一个大商场的台阶上，眼神追逐着那个轻盈掠过的背影。

我们都没有过去，就站在街的这一边，我隔着一条街的距离看清了